

聂绀弩杂文集



聂绀弩杂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北京

装帧：曹辛之
木刻：王善生
（《长白瀑布》）

聂绀弩杂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兴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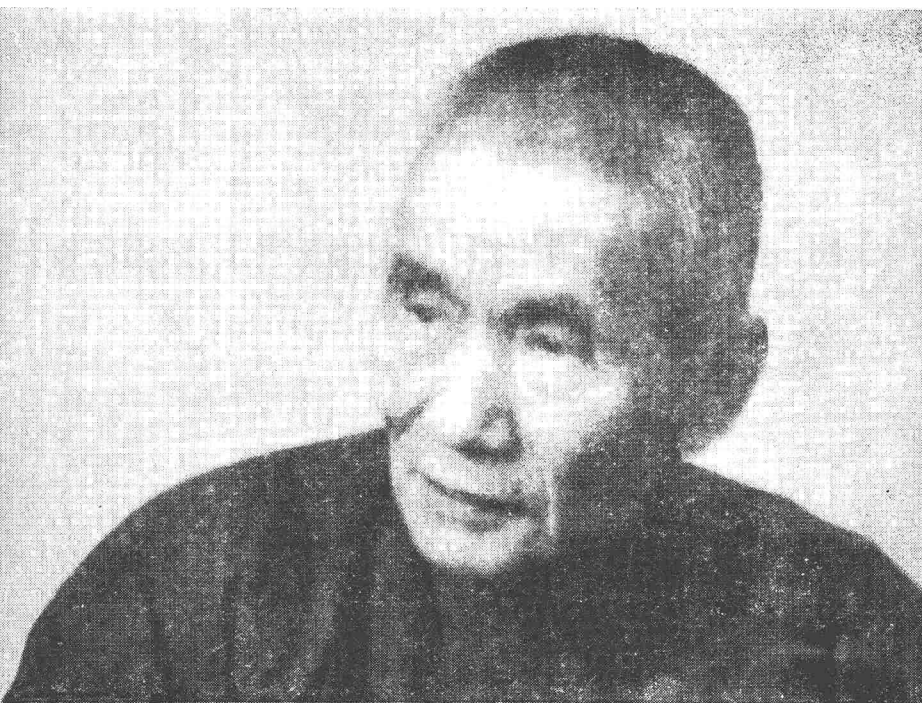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32开本 24印张 455,000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07,501—17,600

定价 32.00元

ISBN 7-108-00358-0/G·184



附 錄

序

我国有悠久深厚的杂文传统，有各种各样的杂文，以前的不谈。庄周的《齐物论》、《秋水》、《胠篋》，韩非的《说难》、《孤愤》，屈原的《离骚》，宋玉的《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汉人的《子虚》、《乌有》、《大人》诸赋，《论衡》，《僮约》，晋宋的《绝交书》、《酒德颂》以及《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唐人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原道》、《原毁》、《进学解》、《黔之驴》、《阿房宫赋》、《弔古战场文》，宋人的《秋声赋》、《赤壁赋》……这样数下去，无穷无尽，摊开历史文集，其中的名文，往往就是杂文。原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是以杂文和诗歌、传记文学之类为文学正宗的。小说、传奇之类，则是旁枝别孽。以为小说、诗歌、剧本才是文学，杂文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斥于文学之外，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开辟了文学的新天地之后的事。

但杂文在中国既有了如此悠久深厚的传统，它不是什么力量能排斥得掉的，于是就出了在形式上集本国杂文之大成，而在内容上也反叛了本国杂文中间的封建的东西，而

且博览精通了世界文学，吸收了它们的精华来丰富了自己的文章，尤其是以新的杂文震铄一世的鲁迅。鲁迅的杂文之所以为举世所宗仰，首先在于有了极其彻底的反封建思想，他的《狂人日记》、《春末闲谈》、《灯下随笔》，认为中国古籍满纸仁义道德，而字里行间却隐藏着“吃人”，中国历史是人肉的筵席，近代则是中间是洋大人周围是高等华人的肉筵席。这一反封建思想比法国十八世纪的反封建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彻底沉痛得多。后来又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有了这种思想认识，自然会产生他的博大精深，如山似海的战斗不疲而且百战百胜的杂文。而且他在写这种杂文中，自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捍卫者，即由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走到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伟大的文化界的巨人。

鲁迅的杂文，其实已及身而绝了。不错，他发展了中国的杂文，把杂文推向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也结束了他所扬弃的中国杂文。在他的杂文中，中国旧有的那种摇笔即来的怀才不遇，恃才傲物，才子佳人，寻仙觅道，阿谀权门，粉饰现实，人生飘忽，兴尽悲来之类的东西，一扫而空。而代之以“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还有要活下去的人么，首先就要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全是传统杂文中所不

曾有过的东西。它所包含的思想和战斗精神，已溶化于优秀的诗人的诗歌中，优秀的小说家的小说中，优秀的剧作家的剧本中，优秀的理论家的论文中。杂文的形式，存在不存在，发扬不发扬，有人继承没有人继承，已经不是重要的事了。鲁迅，鲁迅的时代，遭遇，他的敌人和友人都发生了变化，也都因为他，因为他的杂文而发生了变化，他的杂文至少是很难再有了。

然而这并不排斥与他同时代的人，他的后辈景仰他，学习他，学习他的思想，精神，以及他的杂文，乃至模仿他的笔调之类。我就是学习乃至仿效鲁迅的杂文的一个。不过，由于我是穷乡僻壤的小县城的一个小学生，二十岁时还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甚至袁世凯做皇帝，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那地方时，我还私自庆幸过，以为中国可因之得救了。幸亏我的父亲死了，我离开了我的家乡，而且慢慢地接触了新文化，尤其鲁迅的杂文和一本《吴虞文录》，使我的思想渐渐偏于民主主义方面来。至于懂得一点社会主义之类，那是后来在莫斯科留学之后（不是当时）。这样一个人，虽然曾经爱好、学习、甚至模仿鲁迅的杂文，但无论内容和形式，其不会相象，毫无是处，相隔十万八千里，那是十分自然的。但话又说回来，正因为我的杂文和鲁迅的杂文如此不同，相去如此之远，连作一个鲁迅的小小的门徒也谈不上，所以我的杂文，只是我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扳附不上，也确是十分明白的。

但话又说回来，不管我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相去怎么

远，但也还是杂文，别人也说它们是杂文，和鲁迅的杂文一样被称为杂文。那么我就总算有一点(不管怎么小)和鲁迅近似的地方(这是我最大的光荣)；他写了许多辉煌的杂文，我也写了一些杂文，虽然并不辉煌。有书为证，就是这本集子。

至于它的内容，如果真有读者，将自会领会，自会评价，用不着我自己说什么。

绀 弩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1
谈杂文	1
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	6
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	9
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	26
老子的全集	34
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	37
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	42
读鲁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图》	47
关于哀悼鲁迅先生	55
论《封神榜》	58
论莲花化身	63
论通天教主	66
论申公豹	68
再论申公豹	70

从《击壤歌》扯到《封神演义》	73
“爱智庐”	77
金圣叹的意识问题	82
谈《娜拉》	85
谈《野叟曝言》	89
再谈《野叟曝言》	102
天文家是“不为什么”的么?	109
关于知识分子	113
父亲	118
母亲们	124
阮玲玉的短见	132
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	137
创作活动的路标	143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	156
仔狗	166
在汽车上	170
从陶潜说到蔡邕	178
莎士比亚应该后悔	185
飞机的用途及其它	188
“确系处女小学亦可”	193
《妻》	196
历史的奥秘	201
汽油——艺术	206
怎样做母亲	212

妇女、家庭、政治	226
贤妻良母论	231
母性与女权	235
蛇与塔	238
韩康的药店	240
装腔作势的男人	249
《女权论辩》题记	252
我若为王	257
探春论	260
魔鬼的括弧	268
壁画	271
小雨点	281
知父莫若女	286
《此时此地剧运》补义	289
兔先生的发言	295
早醒记	308
论娼妓	313
残缺国	317
辈份, 寿命, 体格	323
明末遗恨	332
论乌鸦	333
放心, 不会被唾沫淹死	340
智人的心算	343
伦理三见	345

诸夏有君论.....	351
阔人礼赞	355
误人父兄	360
论发脾气	367
×公桥碑	371
西饼论	374
论“青天大老爷”	377
谈《简·爱》.....	381
颂中国古代的选举	386
狗道主义举隅.....	388
乡下人的风趣.....	392
季氏将伐颛臾.....	396
古时候的公务员	405
怀《柚子》	409
往星中!	419
女子教育一文献	422
论拍马	425
林冲杨志合论	428
奇遇	431
童匪,女儿国,裸体的人们.....	440
白兔	446
沈崇的婚姻问题	450
论时局	454
自由主义的斤两	458

论武大郎	466
有奶就是娘与干妈妈主义	477
论白华	487
论怕老婆	493
诗人节怀杜甫	503
血书	509
打倒爸爸	531
论“亲读”	535
论行李	540
废话	543
体貌篇	551
谈鸩母	556
论黄色文化	560
战斗与悲悯	564
论六个文盲卫士当局长	577
由一篇“社论”引起的	583
是之谓“至仁”	595
论“诗曰……”	598
“中国奴隶制度”及其它	602
论“中国之大患”	607
论万里长城	620
论钱穆的“借箸一筹”	630
天地鬼神及其它	637
反动到底的“底”到底伊于胡底?	645

傅斯年与阶级斗争	651
从桃色太子看旧中国	661
天亮了	667
梦	701
独夫之最后	717
论狗娘养的	736
关于伍修权将军	740
“无知的十五岁的孩子”	744
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中国语言	747
茫然	749
论悲哀将不可想象	755

谈 杂 文

《现代》九月号的《文艺独白》上有一篇反对杂文的文章，作者林希隽先生说：“杂文”的“蓬勃”，是“畸形的发展”，“意义是极端狭窄的。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的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在目前，现时代，现社会，……随时随地都有着……更有意义的文学创作之丰富的题材……为什么不下点功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些那种零碎断片的杂文？”“要不是说作家之甘自菲薄而放弃其任务；即便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工作”。“严格地说，是宣告作家创作精神的破产，没有刻苦艰辛的态度来埋首于一些繁重文学创作。”此外，林先生还说，“写杂文，应视是最可耻可卑的事，充其量只是一种浪费的生产罢了。”不用说，“倘若以现阶段的文艺眼光来看，这现象……非特无丝毫需要之处，反且是一种恶劣的倾向。”

林先生的字典上，大约没有更多的辱骂了；不然，这篇“杂文”（对不起，在林先生把自己这篇大作明文规定为“小

说”或“戏曲”以前，我只好不揣冒昧地称它为“杂文”)该不会一千多字就完卷的吧。

“杂文”是文章的一种体裁。它现在也许还没有成为定型。但文艺上的各种体裁，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杂文也跟小说戏曲一样，会由作者的努力，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何凝先生在《L.S.杂感选集》上说的“这种文体，将要因为L.S.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Feuilletten)的代名词”，正是这个意思。文章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把某些体裁抬到三十三天，某些体裁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至于由某种体裁来推断作者是可尊可敬或“可耻可卑”，这种智慧，恐怕只有为沙利文饼干公司服务的先知(?)“任道先生”才有的。

小说戏曲，不错，能够用具体的形象，把社会的现象指示给读者；它的任务的确不是杂文所能达到的。但杂文也自有它独特的任务，为小说戏曲所不及的地方。眼前就是例子，林先生的这篇杂文和杂文家，林先生“为甚么不下点工夫，把这些写成小说或戏剧，却偏偏要写成零碎断片的杂文”呢？也许林先生自己以为是“创作精神破产”，所以“甘自菲薄”，“投机取巧”，但依我看来，未必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题材”，再下多工夫，也不能写成小说或戏曲，所以不得不借重于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杂文的吧。依此说来，文章的体裁，各有各的用处；即使个人的偏见，看不起某种体裁，到了非用它不可的时候，可又不能不采用。甚么杂文“决不能